

草岱星光

■张永芬

小雪次日，乡下的雨已是冰凉。我正在溪边看长脚鹭鹭，接到书究的电话，说他父亲走了。我一时愕然，泪水盈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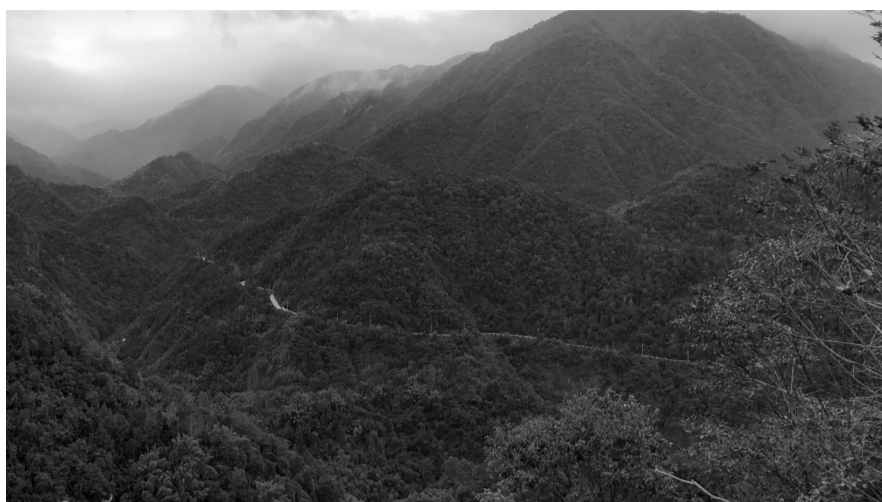
1977年，高考恢复前夕，我17岁，从湖岭区中学高中毕业，赋闲在家。父亲为我谋了差事，到上草岱小学当代课教师。上草岱是草岱村的自然村，我家到上草岱，要先走七八公里平路，再翻过两座山，涉过一条溪。初秋，山岭云雾缭绕。我挑着简单行李，如同《西游记》里的天上神仙，踩着七彩云。学校条件简陋得不知怎么形容，没有地方住，我就住在大队副书记廖宝珍的家里。

廖宝珍就是志远兄的父亲，与我母亲同姓同辈份，我叫我舅父。志远兄是家中长子，比我大九岁，山村的孩子成婚早，当时他已有三个孩子。家境算是殷实，嫂子圣花又贤惠勤劳，志远兄除了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，其他事情基本不管，一有空就与我粘在一起。

初上讲台，就逢湖岭全区教学大统考，统一考题，全部调换监考。分数出来，草岱小学有一个级段位列全区第六名。我知道这个没有可比性，这个级段只有三名学生，但村干部知道了还是很高兴，给山村长脸了，决定奖励我两株毛竹。志远兄也很是高兴，他去山上砍了毛竹，还捆绑一块，扛到村外的岭上。我使了吃奶的力，把它扛到六科村，后来叫我妈过去帮忙，拖回家的。

初到草岱，我一个人烧饭，锅灶是上任老师留下的，搭在志远家房子中堂。绝大多数是番薯丝，偶尔掺一点米。我家穷，代课教师工资极低，每周带点米或咸鱼、咸菜之类。有一个星期，我带了一罐豆腐乳，每餐一粒。挨到周六，豆腐乳吃完了，剩下半罐汤汁，我舍不得倒掉，一口喝了下去，那天下午胃里泛酸难受极了，回家路上，不停地喝山水。这一切都被舅父看在眼里，过了几日，舅父就叫到他家吃饭，我当然高兴。他家十来口人，绝大部分是番薯丝，间或掺一点米。我那时候不懂事，舅母叫我打米饭，我真的也打米饭了。要知道那米饭是给小孩子吃的呀！我有时候用饭勺碾番薯丝，志远兄总叫我多掺些米饭再碾。

就这样在他家蹭了一年多的饭。贫瘠的物质条件阻挡不了年轻人驿动的心。没有电视，没有娱乐活动，



通往草岱村的盘山公路

一到晚上，志远兄总是第一个到我房间，君学、观究、阿科、阿豹也会相继过来。他们有时会扎马步打拳比力气，把楼板震得很响。有时候我们会唱歌，唱得最多的是《洪湖赤卫队》里的歌，“洪湖水呀浪呀呀浪打浪，洪湖岸边是呀是家乡”，有时唱《南泥湾》，“花蓝的花儿香，听我来唱一唱”，唱得很有激情。几张不知从哪里来的歌纸被摸得稀烂。观究会唱几句温州鼓词，“金山寺浪奔波，雷锋塔镇压白妖魔”，《白蛇传》的故事就是那个时候听过来的。懵懵懂懂中觉得白蛇出来是要镇压，但又觉得白娘子真好，自己什么时候遇到白娘子就好了，这样又觉得法海是不是太管闲事了。至于花鼓调的“正月里来是新春”，每月四句，一直唱到十二月，也是有歌词抄下来的，我们每个人都会唱。

处于青春期的我们，肚子总是空的，说得最多的是吃。我最向往的是“做节”。清明有清明节，早稻熟了有“尝新节”，快过年了有冬节。九层糕、巧食、粽子、麻糍等都是“做节”的美食科目。有孩子读书的或好客的人家，“做节”都会把我请过去，会有酒有肉有其他好吃的东西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读到苏东坡在海南写的“明日东家当祭灶，只鸡斗酒定酹吾”，做节的美好，如同草岱山野中的星光，就会隐约闪现。吃了回来，志远兄总是问我有什么好吃的？肉大块吗？记得有一次，大约是清明前后，不知是谁讲起来白茅笋煮糯米饭很好吃，大家提议每人出二角份子钱，煮

糯米笋吃。那餐饭真的很好吃。但事情传出去后，有一位朋友的母亲大怒，训斥她的儿子这么奢侈太不懂事。

在草岱代课一年多后，我就出去读书工作，其间与志远兄偶有来往，也是匆匆而过。

2003年前后，志远兄当了村支书。他当村支书不是为财，更不是为财，他决心要实现世代草岱人的梦想，造一条公路，通往山外。我被他的决心所震撼。先是确定线路，第一个方案是从六科直接上去，但六科人不同意。没办法，启动第二个方案，经过南岙村再到草岱。全长12公里，以每公里20万元计算，需要200多万元，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志远兄义无反顾，踏上了造路的路。他四处化缘，到处求人。我见到他时，如果造路顺利，他会一脸高兴；如果一脸沮丧，我就知道他遇到了困难。其间遇到多少猜疑挖苦，阻拦谩骂，多少艰辛坎坷，他都默默承受下来。志远兄活脱脱就是央视热播的《那山那海》里的雷铨水。我曾经负责瑞枫公路建设，深知其间滋味。

溪水呜咽，红枫燃遍青山。此时，我开车前往草岱村的路上，车载音响吼着旭日阳刚的歌，“在清晨在夜晚在风中/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/如果有一天/我悄然离去，请把我埋在/这春天里”。

巍巍青山，山路逶迤。我对着万物生长的山峦悄言：“志远兄，有故乡青山为伴，有草岱盘山公路的丰碑，你放心一路走好。”

载不动的乡愁 吃不够的瓯柑

■林娜
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在干燥的北京，每当春节来临，随着淡淡的乡愁泛起的是家乡特有的一种水果味道。此时脑海里浮现的是儿时家家户户都有的大水缸，不是用来盛水的，一掀开水盖子，便是金黄色的瓯柑，嘴里仿佛有那么一丝苦味然后回味又是甜，那就是温州特有的瓯柑的味道。

瓯柑是在时间里慢慢变甜的果实。瓯柑的特点之一是耐储存，初冬是瓯柑收获的季节，过去没有冷藏条件，把大水缸放在阴凉的地方，里面的瓯柑能一直保存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。那时瓯柑的皮皱巴巴的，口感却比新下的好。春节吃多了油腻的东西，大人总是让孩子吃瓯柑，清凉解毒。瓯柑的口味是先苦后甜，温州籍的台湾作家琦君在《瓯柑》一文中说：“人生原是甘苦参半的，这味儿又岂不隽永？”

有一年春天我从北京回来，到同学家玩，她揭开角落的报纸，儿时的大水缸赫然在目，里面居然还放着瓯柑。不会吧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还有储存瓯柑的习惯？同学说你忘记了我外婆家在三洋，我舅舅是种瓯柑的？从那年开始，每当我回到瑞安，同学都会从大水缸里拿瓯柑让我带回家。直到三洋湿地改造旧民居拆迁，她舅舅不再种瓯柑。

今年夏天，我们三个同学到三洋湿地，走到靖姑桥时，一个同学对另外一个同学说：“到你外婆家了，看，这是你的外婆桥！”是呀，过去这一带就是这个同学的外婆家，是她母亲生活过的地方。同学说，因为她母亲在这里长大，所以能坐小船。每次她母亲带她和姐姐来外婆家，舅舅摇着小船来接她们。但是她和姐姐会晕船，每次都是她母亲坐船，而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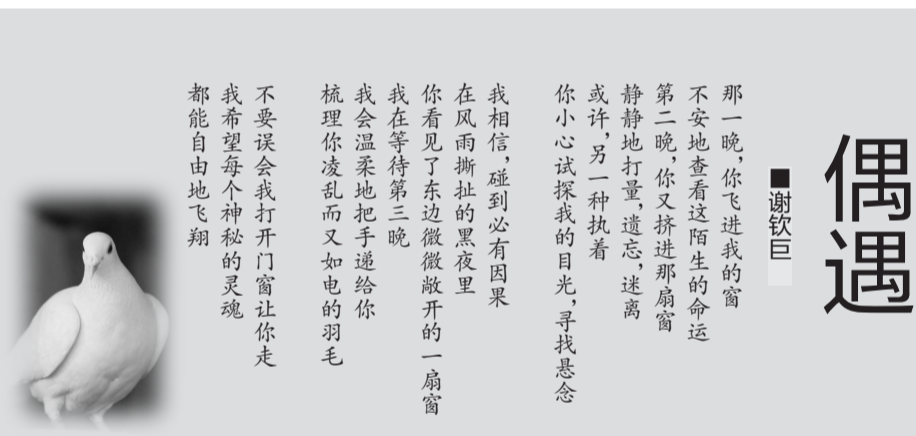


和姐姐在田埂上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。想像一下，两个小姑娘穿过瓯柑花开的树林，那景象该有多美。

我们三个人说着说着，便有些伤感，于是打电话给她舅舅，想再坐一次小船，去看看还有没有遗留的老房子。我们要离开三洋湿地时，才接到她舅舅的电话，他喝点小酒睡了个大午觉。我们只好留着遗憾打道回府。

十一月中旬，三洋湿地开展宋韵文化周。我和温州大学一个教授又去了三洋湿地，教授说，现在温州把瓯柑和杨梅作为地方特色乡愁果品打造。教授的同学是在三洋湿地的工作人员，带领我们坐船沿着河道参观了瓯柑生长情况。此时正是瓯柑的收获季节，硕果累累。工作人员介绍，虽然这几年瓯柑的产量逐年减少，但是三洋湿地目前还保留了574亩瓯柑生产基地。下次有机会来，你们亲自摘一下瓯柑，解解乡愁。

家乡滋味知多少，且向故里水乡寻。应怜汤汤故乡水，不远万里送瓯柑。



■谢钦巨

偶遇

那一晚，你飞进我的窗
不安地查看这陌生的命运
第二晚，你又挤进那扇窗
静静地打量，遗忘，迷离
或许，另一种执着
你小心试探我的目光，寻找悬念
我相信，碰到必有因果
在风雨撕扯的黑夜里
你看见了东边微微敞开的扇窗
我在等待第三晚
我会温柔地把手递给你
梳理你凌乱而又如电的羽毛
不要误会我打开门窗让你走
我希望每个神秘的灵魂
都能自由地飞翔

从“仙岗”到“仙降”

■徐立

若是外人，乍闻“仙降”二字，不免会以为是个云雾缭绕的风景胜地，毕竟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”，敢堂皇冠以“仙”为名的，肯定有点东西；若是有心一些，查一查地方志，就有些失落了，因为分明写着“……原有土岗，虽大潮不淹，遂称仙岗”，“岗”“降”方言同音，于是谱称“仙降”，与风光并无关系。

其实，在“仙岗”之前，历史有载，还曾名“仙源”，大约因为这里算是平原，水系发达的缘故，田畴相连，阡陌如网，域内有64条大小河流，孕育一代又一代的仙降人。现如今，还有一个新村叫“仙源”，也正是取此意以示不忘本。

仙降的本当然同所有传统村落一样，是农耕，只不过随着改革开放，现在的地已经称得上寸土寸金，可耕之地多在郊区，集镇一片基本上是个小城市的样貌，商贸发达。我是仙降人，生于上世纪90年代初，打小时候起，家乡就是厂房遍地，标准的工业城镇。仙降人跟鞋有不解之缘，胶鞋、注塑鞋，但最早的还得数仙降“塑草鞋”。

仙降鞋的鼻祖大名叫徐朝林，当时人都叫他“阿林老司”。年轻时，他怀着满腔热情当兵报效祖国，退伍后在仙降当地学习制鞋工艺，1975年曾去文成鞋厂当师傅，返乡后成了村里有名的修鞋师傅。坊间传讲，他在楼阁儿上试验烫鞋，用炭火烧烫的镰刀，把塑草鞋面烫粘在鞋底上，居然也成功了。用这种方式，阿林老司以市场上的皮鞋作样式，以塑料为鞋底，制作当时市面上流行的塑料底皮鞋，很快就发家致富。就这样，亲带亲，戚带戚，一户传一户，一村传一村，竟硬生生从这个祖祖辈辈种地耕田的地方带出来一个工业化产业。

最早的仙降鞋质量并不好，当时人叫它“辰戌鞋”（也有说是“晨昏鞋”的），意为辰时穿上，戌时穿帮，毕竟工艺简陋，胜在便宜，薄利多销。但做鞋的人多了，总有人愿意更进了一步，慢慢地土模了，制作技术替代了手工操作，半自动转盘注塑机又替代了土模制作技术，化蛹



仙降街道项岙村文化礼堂

为蝶。如此春去冬来，发展到今天，“中国胶鞋名城”就是它最亮眼的金字招牌。2020年夏天，全国辞赋名家集体来瑞安采风，梅如筠先生写《仙降街道赋》，开篇就说“征祥之地，兴业之乡。有仙来降，盛誉彰”，就是得益于发达的制鞋业。

吾生也晚，却从小有幸能从老人家那边听些掌故，知道仙降并不是一直如现在这般繁荣，从仙降传统的会市就能看得出来。

仙降会市在正月十八，不过一般正月十六、十七开始就聚拢了一大批人，直到正月十九、二十才逐渐散去。老街是集市中心，一直到横街榕树下，有卖锄头、菜刀、剪刀等铁器的，有卖簸箩、风车、水车部件、扁担坯的，有卖竹椅、竹扁担、盘罩等竹制品和八仙桌、木凳等木制品的。小时候我一年中最盼望的就是这几天，因为有无数的又便宜又新奇的玩意儿，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，那就是实体化的淘宝。

正月十八这天，仙降人习惯宴客，请亲戚朋友来家中聚一聚，算得上是很隆重的节日了。不过鲜有人知道，最早的会市是在二月十八。但这样一来，旧历

年底有分岁酒，年初要会宾客，正月十五也得庆祝，加上二月十八，开年就要摆四场酒，对那个时代的仙降人来说，实在太过于奢侈，根本无力负担。这才把二月十八的会市改为正月十八，和元宵的酒一起摆了，有些更困难的，甚至和正月初的会客酒一起，倒也让人摘不出毛病来。

可惜，因为庚子年的疫情，我已经三度未曾见到商贩如潮、人群汹涌的盛况，加上老街扩建，出于城市管理的需要，以后的会市即便有，估计也不能再现从前般盛况。

旧的总要过去，新的总要到来，这也恰好是仙降发展历史的总结。历史上的仙降，也曾人杰地灵，瑞安第一个状元周坦，“梅花太守”孙隆、太常少卿黄养正等等，灿若晨星，千年的垟坑石塔、山皇古寨、鹤屿山遗址等等，源远流长。但如今全都风流云散，只余下闪闪发光的“中国胶鞋名城”“中国箱包名城”。从农耕文明跨入工业文明再到向商业文明的转型，前后不过半个世纪，更迭之快让人不得不感慨：也许真的地如其名，这里不再是那个有点土土的“仙岗”，而终于名副其实犹如仙人降临的奇迹之地“仙降”了。

解放鞋

■孔令周

在记忆的深处，少年的脚上，总是穿着一双军绿色的鞋子，奔跑在山路、田埂、河边……奔跑在故乡的山山水水里，奔跑在永远的时光里。

那双鞋，是“解放鞋”，我们唤作“球鞋”。解放鞋有着橡胶鞋底，帆布鞋面，鞋底是黑色，鞋帮是黄色，鞋面则是绿色的。在那个布鞋还比较普遍的年代，拥有这样一双鞋子，无疑是令人自豪的。解放鞋实用耐磨，穿着又轻便，非常适合农村生活。父亲是退伍军人，他对解放鞋有着特殊的情感，他告诉我们，解放鞋是部队士兵的标配，训练、生产都离不开它，他穿着解放鞋还得过爬杆比赛第一名呢！一身绿色军装，漂亮的军帽与鲜艳的五角星，崭新的武装带和脚上的解放鞋，英气飒爽，这是父亲从部队回来留在柜子里给我的最初印象。

从小学到初中，解放鞋一直陪伴着我。在我们那个山旮旯里，泥路与石头路坑洼不平，上山下田，都离不开它。小学堂在半山腰上，每天我们疾步如飞，一路小跑，跑过田野，跑过村庄，跑过竹林，用脚下的解放鞋丈量每一寸土地，亲吻每一条溪流。在山上的梯田里，我们玩跳跃的比赛，从高处一飞而下，看谁跳得最远。在学堂背后的斜坡上，我们一滑而下，风驰电掣，童年的快意就如同耳边吹过的呼呼风声，黄土坡成了天然的“滑道”。在裸露的大岩床上，我们踩过嶙峋的石头与潮湿的苔藓，寻找“乌冻”（一种类似木耳的地衣）与“石英”（一种矿石，据说可以“钻木取火”）。

有一段时间，《少林寺》热播后，村里把大队屋改造成了录像厅，带动了一批武侠片登场，《木棉袈裟》《少林小子》《白英雄遇上少年》……好戏连台，每次小黑板上的剧目一挂出，那黑底白字就吸引了大伙儿的眼球。那大队屋就在我们小



学堂不远处的山脚，上上下下都得经过，门口查票的又是村里熟悉的叔叔伯伯甚至是同学的父亲，对小孩儿都比较宽容，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”，大伙儿就有了看录像的“福利”。在录像厅里看得热血沸腾，出来仿佛个个都成了“武林高手”，穿着解放鞋，自诩有“轻功”，身轻如燕，踏雪无痕。有个小伙伴还吹牛，说自己可以“水上漂”，大伙儿就起哄让他表演，他下不了台，硬着头皮在一条小河里“示范”，结果成了“落汤鸡”，回家被大人骂了个半死，大家笑疼了肚皮。

村里有很多树，树的队伍挤挤匝匝，那些枝条就是它们的无数双手，挥舞着。我弟是爬树高手，穿着解放鞋，在一棵大树上抱，两脚一夹，一蹬，一缩，就像一只壁虎一样，快速上去了。我在林中使用铁钉“穿树叶”（采来当柴火用），他在树上折下一大堆树枝，两兄弟算是配合默契。但遭殃的是他的里侧鞋底与裤裆，常常“开花”，鞋子“穿帮”，裤子成了“开裆裤”。

直到考上高中进城的那一天，在供销社里买了一双“回力”运动鞋，才换下了十几年如一日解放鞋。但解放鞋就如老伙伴，偶尔在哪里遇到，总有几分亲切泛上心头，让我想起远去的那一段少年时光。